



不同凡响的马蹄莲

的马蹄莲大军，前赴后继疾驰而来，这使得我虽然距离花朵尚有一段距离（它们从远方直蔓延到铁轨边），但无数次重复之下，对马蹄莲的观察逐步加深。其间火车还有临时停车，更让我能下车仔细端详马蹄莲。认真说起来，马蹄莲每朵只是半片花，且这唯一的花瓣，也只是半开。不过马蹄莲花形虽简，但并不潦草敷衍，竭力把花瓣的优美弧度打造得毫无瑕疵，两侧花缘优雅地延伸到近收尾处，将尖锐与柔和交融在一起，既显示锋芒又毫无攻击性地温和低垂。瓣面上有润洁的白光沁射而出，单纯明朗。叶片翡翠般晶莹地绿着，蜡光灼灼。

我僵在那里，被马蹄莲孑然而立的风格震慑。

我原以为马蹄莲是温室的花朵，却不想在荒凉的非洲旷野上，它们开放得如火如荼恣肆汪洋。我不知火车外是何时出现这些马蹄莲的，只知道从我开始凝视它们，火车又开了几个小时。无穷无尽的马蹄莲，无声无息地怒

放着，纷至沓来。花瓣像凝乳像蛋白像蚕茧……花容灿烂，银辉普照，兴致勃勃地摇曳，毫无遮拦地展现活力。我一直凝望，直到暮色将马蹄莲染成黑马的留痕。

它们拢共有多少朵呢？我做最保守的估计，有一百万朵吧。它们已经在此盛放过千年吧？它们没有等待过殊荣，也完全不知道附加的花语，甚至不需要任何理由。盛放就是它们生命轮回的必然，盛放就是马蹄莲的使命和责任。

身为一株会盛放的花，出生在这寂寞荒野里，并不曾走入花店，也不曾出席婚礼，未得伟人擎在手里，甚至能一睹它们绝世芳容的人也很少，它们是不是枉为了马蹄莲的一生？

马蹄莲是有些禅意的花，它有一个别名就叫观音莲。一亿朵马蹄莲吐放着清幽草木的气息，坚定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——每一朵花，都有盛放的理由，因为生命的号角在暗夜时分就已经吹响。

（毕淑敏）

马蹄莲是我在寻常的桃花杏花玫瑰花之外，认识的第一款不同凡响的花。

某一年，我坐着火车，某一天行进了某一国，午睡醒来，无意中往窗外一瞥，当即被震撼。无垠的旷野上，怒放着一丛从洁白的花朵，浩浩荡荡。如同天地间原有一只硕大无朋的银盘，砰然迸碎，无数碎屑落入凡尘遍地生根，化作花朵，圣洁美丽，傲然挺立。

这是什么花？我扑到窗前，凝神细看。铺天盖地的白花，是数不清的马蹄莲！

车轮铿锵，快速行进。我再努力，在每一株马蹄莲上，也只能分辨一点点细节。好在窗外

鉴定书

丽塔·达夫(美)

回想当初地球是新的，天堂只是悄声耳语，回想那时万物的名字都来不及贴上去。

回想当初最柔和的微风把夏季融进秋季，所有的杨树都一排排甜蜜地颤抖。

世界叫喊着，我回应着，每一瞥都点燃一个凝视。我屏住呼吸，把那叫做生命，在一勺又一勺柠檬果冰间昏厥。

我脚尖着地快速旋转，花枝招展，我华而不实，光芒四散，既然不知道它们叫什么名字，我怎能数清我那些祝福？

想当年样样东西都源源而来，好运漏得遍地都是。我给世界一个诺言，世界跟我来到这里。

关于幸福

有时候，幸福在生活中出现了，它长得却与你期待时的想象不太一样，所以它即使已经来到你面前了，你还不认识它。有人对你说，这就是幸福呐，你竟然吓了一跳。幸福毕竟是来探望过你的，这是你的幸运呢，还是，你始终都不确定

它真的就是幸福，这是你的不幸呢。

你心里执拗地问自己，向往的幸福来到了，却根本不认识，这还是属于你的幸福吗？因为不认识它，所以错过了它，这真的值得懊丧吗？

有篇欧洲的童话，说幸福其实是个不起眼的青鸟。而

我们心中的幸福，常常都是光芒四射的孔雀。常常，人们得低头才能看到幸福，这样的落差，就是不能确信幸福的原因。

好像孩子只信任自己熟悉的人那样，许多成年人也只肯接受心里描绘过的幸福。

（陈丹燕）

